

王立明 著



感  
謝  
从  
前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感谢从前 / 王立明著 . - 沈阳:沈阳出版社, 1999. 9

(新大地文丛 / 宁珍志主编)

ISBN 7 - 5441 - 1271 - 3

I. 感… II. 王…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9817 号

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110011)

沈阳市北陵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数: 135 千字 印张: 6.75 插页: 4

印数: 1—2 000 册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责任编辑: 沈晓辉

责任校对: 朱科志

封面设计: 天硕制作

版式设计: 童 鸣

---

定价(全 14 册): 220.00 元 本册定价: 15.00 元

# 诗意中的抵达

——序王立明散文集《感谢从前》

李松涛

“抵达”一词是我从立明这部书的文章中读来的，这两个含义明确的字眼，让我蓦然联想到立明的状态和趋势。我觉得对于他，无论自哪一个角度审视，诸如为人、为文、事业、情感乃至时空层面，将其概括为一种宏观意义上的“抵达”，似乎都不为过。

贫穷与苦难是立明童年的底色。他诞生于山东的潍坊地区，当今那里已是举世闻名的风筝之乡。他也曾有过一只亲手制作的风筝，《长长的风筝线》以深情的笔调，向我们展示了他那只乡味十足的玩具。八角的秫秸为骨、粗糙的窗纸为肉、麻丝拧成的绳儿为生命线，朴拙而坚固，且所求不高，迎风便可以扶摇直上了。柴门外，脚下是平坦无垠的大地，头上是浩渺无际的天空，他放飞了心中无边的欢乐。他迷恋飞翔，他向往飞翔。这种强烈的渴望浸入了神思，于是他深深浅浅的睡眠中，便总重复一种主人公与飞相关的梦境：他不可抑制地企图起飞，无奈不会，他攀爬到门前高大的香椿树上，纵身下跳，两臂趁势做振翅状，于是翱翔实现了。这是他儿时的梦。后来于一地又一地求生存谋发展的数十度春秋里，他偶尔梦见被人无端追撵，情急之下便力发丹田，拔地而起，腾空而去，接着便进入毫无羁绊的自由境界，越飞越快，越飞越高，越飞越远，俯瞰人间万物心旷神怡……依照

## 感谢从前

弗洛伊德的学说，一切的梦都可提炼为某种预示和揭示。那么立明这随身携带、大同小异的梦境意味着什么？

几乎在告别了那只风筝的同时，迫于饥荒，他告别了故乡的茅屋、地瓜干、苦菜花，从视野开阔的齐鲁大平原，迁徙到了山海关外重峦叠嶂的大山区。辗转中，他丢失了连贯的学习，每换一地，便上一次四年级。他没学过拼音，功课甚差，课堂上老师考听写，他只能听却写不出，十个字不会者常八九。可他有一把子好力气，能干活儿，于是读完小学后，就在那个叫朝阳林牧场的山谷里大显身手了。他和四肢淌汗的成人搅在一起，怕落在他们的后面，就拼命使劲，就暗自咬牙：就叫他们惊诧、叫他们佩服。那段艰苦和繁重的岁月，《感谢从前》中有生动描述。也就在汗水血水浸透的日夜和雨雪风霜轮番统治的四季里，他依然有飞翔的梦想。云蒸霞蔚，清晨亮丽的阳光从树叶间瀑布般倾泻而下，乳白色的雾霭袅袅缭绕着葱茏的峰峦，山村雄鸡报晓、百鸟和鸣的旋律，家犬司夜、牛铃叮咚的韵致……这乡人眼中的寻常景物，却令他频频心动。于是，他鬼使神差地开始舞文弄墨，录写所见所闻。那时，他当然还觉不出这与他呼吸的环境极不谐和的爱好，是在构筑他日后的起飞线。立明的毅力一点儿也不逊色于气力，点灯熬油，他翻破了两本字典为自己补课，以提高写作水平。恰巧他所在场子因垦植成绩斐然而声名远播，他的朴实、肯干与谦逊好学，无意中被省里一位采访的刊物主编发现，不久，他被借调到省里的《红小兵》编辑部。赫然跨越县市两级，从小山沟直接冲到省城，真可谓一步登天。他的激动与感动一起化作了工作的冲动，一年过去，编辑业务从生而熟。此间除开阔了眼界，一个重大收获是他在权威文学刊物《鸭绿江》上发表了诗作，题为《报春的群燕》，这半页篇幅和八元五角稿酬，奠定了立明作为诗人的地位。可是由于颇具时代感的原因，干部制度的种种制约，使他不得不满怀眷恋地返回了那个小山沟。他隐约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发展必须一步一步来，如同一篇千锤百炼、严丝合缝的好文章，哪一个段落都少不得。他坚信韧性与勤勉终

有回报，这屏障似的群山封锁不住自己的翅膀，无非多些考验和磨练而已。他青春的热力和积极的人生态度，让他又从头开始了。

绝对是命中注定，他失去了一次上调的机遇，却成就了一桩美满的婚姻，他娶妻、生子，接着便以醒目的创作实绩调入县文化馆。那儿与清太祖努尔哈赤为大展宏图阅兵操练的龙兴之地近在咫尺。他抓紧点滴时光积累知识，武装自己。读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做下数千张卡片；写诗，订了每天务必完成两首的硬指标。他的独身生活极有规律，无论冬夏，每晚八点睡觉，凌晨三点起床，写作三个小时。有一次逢县城停电，手边又无蜡烛，他照旧端坐桌前，从容构思，想好一句便划根火柴记录一句，两盒粗糙的火柴，兑换成两首精美的诗歌。诗乃灵魂的火柴，可以更持久地发光发热。晨六点，立明合上本子，动手做饭，吃罢，收拾利索，迎接馆里的人来上班，他也开始进入工作——编辑综合性报纸《苏子河》。如此这般循环了整整四年半。一个明媚的五月，正是风筝舞蹈碧空的时节，一纸调令，将他作为特殊人才破格调入市群众艺术馆，任诗歌部负责人，主持编辑当时很有些影响的《琥珀诗报》。在他的操持下，报纸声名曰隆，应时将小报改为了大报，此后，他又和几位颇富奇思异想的同事兼诗友，轰轰烈烈地搞了一次“雷锋杯全国新诗大奖赛”，因谋划得法，点子新颖，惹得《诗刊》主动加盟，一时间诗坛名流云集。医院与府上两见艾青，臧克家、贺敬之欣然题词，李瑛、杨子敏、张同吾、高洪波……莅临煤城，一批精粹之作赫然登在《诗刊》卷首。这一切都融入了立明的脑汁和血汗。这之后，他便走出了对于前程决定性的一步，移师市电视台文艺部。无论在什么岗位，他总有佳绩，甚至奇迹。在熟悉的领域，他的抒情短诗《草绿色的微笑》，于“雷锋杯全国新诗大奖赛”中一举夺冠；在陌生的领域，入境也快，以一部艺术专题片《八旗风》获广播电影电视部举办的“第七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杯”二等奖（地方台最高奖）。这之前之后，他尚有大量的诗、歌词乃至儿童文学、新闻

## 感谢从前

报道频获省市颁发的奖项。立明是个多面手，也是个快手，更是个高手。由于立明做了太多的好事，便也遇到了不少好人，感谢伯乐的慧眼，他又成了《抚顺广播电视台报》的副总编，在一张报纸从无到有的过程中，他感受艰辛、忙碌，也感受恩情、友谊。《大哥，你与青春同龄》便是这个背景下的情感结晶。安身立命的田园，每天的耕耘，使每周都有一个小秋季，收获频频，欢乐多多，他勃然登上了空前的事业峰巅。或许是天意，立明命定要伏案当编辑，他曾见习编《红小兵》，继之编《苏子河》，再编《琥珀诗报》，最后编《抚顺广播电视台报》。笼统算来，这一“编”就是二十余年。

立明是公认的诗人，但他的文学生涯却发端于散文。十九岁那年发表处女作，豪占了《抚顺日报》文艺版的三分之一，体裁便是散文。这篇题曰《孩子妈妈在工地上》的文章，由于当时不可避免、后来又不可克服的时代烙印，也由于艺术上的稚嫩，已无法收入任何一本集子了，但它证明着作者同这一文体的血缘关系。现在本书是立明公开出版的第六部著述。纵观他的全部行世之作，我以为最可重视的有两本：诗集是《野风景》，散文集便是这本《感谢从前》。此中相当数量的篇什读来感人至深，《长长的风筝线》、《老师和我》、《也是少年时》、《蓝蓝的山谷》、《独居滋味》、《越叫越亲》等，均属情采文采兼备的精采之作。而以理性见长的《酒歌》、《远与近》、《生活的高度》、《好朋友》等，又与前者在风格上相映生辉。《我的童年》、《听妈妈说春天》、《山里红》、《女孩和山野》、《三月》、《光明的使节》等，其韵味酷似散文诗。《爱的给予》的细腻感，《蜜蜂之死》的震撼力，《锯葺时节》、《参乡秋歌》、《记忆树》、《月光河》的欣赏性，都给人留下不俗的印象。游记乃行吟类文字，因其常陷入走马看花的浮光掠影而颇不易动人，但立明的观光之作虽也难免匆忙之嫌，但仍娓娓道来，不乏品位。集子中常有佳句照眼，“沉默是精神的后花园”，“人是人的作品”，此等神来之笔，无疑得益于他炼字炼意的诗歌修养。他所有的作品都言之有物，其内容的丰富、形式

的多样、语言斑斓，决定了本书有个性有质量。也毋庸讳言不足，某些篇章略嫌急就，有仓促感，也就是说还可以更精到、更含蓄。书中一时一地一情一景一人一物居多，若能再有两篇黄钟大吕般的激越澎湃之作，则更显出厚重。这本集子所收文章时间跨度甚大，从写于 1977 年的《鹿鸣青山》，到写于 1999 年的《感谢从前》，长达二十二年。读者倘细致披览，便可从一个较为直观，其实也较为具象的视角，领略作者包括经历与心历在内的大致风情风貌。

我和立明相交之深，有书中《在松涛家过年》一文为证。我们之间说不完道不尽的情谊，将是另外文字大剂量反刍的任务。这里我想说的是：身高一米六八的立明，年过不惑有七的立明，浑身是劲的立明，头发浓黑的立明，酒量不小的立明，乐感不错的立明，在朋友圈中有着良好的声誉。他善解人意，顾全大局，慷慨，热诚，宽容，经常的舍己为人，间或的忍辱负重，他是朋友中的一种稳定因素，一种凝聚力。每日三顿五谷杂粮，立明当然也非圣贤，世无完人，但他懂得以史为鉴，以人为镜，具有可贵的自省意识，这便使他有可能不断地完善自我，从而获得持续起飞和频繁抵达的操守保障。立明是个有生命激情的人，是个有生活目标的人，是个有生存本领的人。应该说，自从他丢失了那只童年的纸鸢，他便开始了自己的飞翔。铁面的岁月不曾辜负他，他是幸运的，有令人羡慕、令己满足的工作，有聪慧、勤劳的妻子，有英俊、好学的儿子，有众多推心置腹的朋友，还有这一系列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歌词等论本计的才华。精神和物质的财富尽揽怀中，人生还要什么？山重水复的阅历，柳暗花明的体验，虽不能说应有尽有，但至少可以讲已无重大缺憾。

在立明的新著行将出版之际，我们于浑河畔的友谊宾馆里一边品味友谊，一边重温他曲折而多姿的生命里程。我的情同手足、情胜手足的挚友立明，在二十世纪末大盘点、算总账之时，我要朗声祝贺一句：你已经是一位成功的飞翔者和抵达者了！

欲知立明的自我评价，我们不妨研读一下本书的压卷之作

## 感谢从前

《感谢从前》，这篇颇富思想含量的作品，夹叙夹议，相得益彰，重要的是它向读者透露了这样的信息：立明对自己是满意的。点题的尾段有这样一段文字——

永远恪守真情尊重感情善待友情崇尚豪情的人伦境界，所以我充实我富有我乐观我从容，我拥有从前便拥有同无数个从前一样的现在和将来。

对立明而言，以往所有的“抵达”都仅仅是阶段性的落点，绝非终点。属于他的道路来日方长，智能和体能俱佳的立明，自然还会有一次次飞翔的梦境，还会有一番现实的抵达！

1999年7月6日酷热中于沈阳有无居

# 长长的风筝线

滞留时间的驿站好像只有三月最长久、最轻松、最神往、最眷念。这不仅仅缘于劲风骀荡、冰释雪融，一切生态有了向上的灵魂，而是那高低错落、沿岸飞翔的七彩风筝，把我的思绪飘得很远、很远。

每每路经三月，或者说是风筝揭示我：三月到了！我才浑然于冰雪中苏醒般悟到：时光流逝得真快！而每个三月竟不容你遐想得太多，便一个一个接踵而去。

是的，时间对于一个个生命都秉公相待，从不偏颇。而平分在我的身上，似乎总是更加无情，就像我匆匆赶路的脚步，倏忽迈过春天转即趟出绿夏顷刻告别秋季瞬间步入冬雪又梦幻般扑向三月的怀抱。

时间滞留的驿站好像只有三月最长久、最轻松、最神往、最眷念。这不仅仅缘于和风骀荡、冰雪消融、一切自然生态有了向上的灵魂，而是那高低错落、沿岸飞翔的七彩风筝，把我的思绪飘得很远、很远。

我的童年是在齐鲁平原上一个挺大的村庄蹒跚着过来的。童

## 感谢从前

年的印象是什么呢？三间茅草屋，当中一间是娘时常用鏊子摊地瓜煎饼的地方；东一间是一盘黄土炕，温乎的炕头育了一畦地瓜苗子；西一间除了一只装地瓜干的旧杏条篓什么也没有。在这个装满苦难的家里，因苦难而有了烙印。而陪伴这苦难的是一只须臾不能离开的风筝，它用秫秸秆扎成八个角，糊上几层纸，再拴上结成许多穗子的大尾巴，就是自己的得意作品了。为了放飞，不管是谁家的地里，掠上一小捆麻秆，剥下麻丝，学着娘用打麻绳的拐子，一圈一圈地旋转，一丝一丝地续接，再在娘的帮助下两股合一，这样一条长长的、结实的风筝线就完成了。

那时除了单一延续生命的糠菜作伴外，能给予最大欢乐的便是放风筝了。有一次娘贴了几个连同高粱皮一块磨碎的大饼子，热乎乎、粗拉拉、红亮亮的，分给我一个，说：“以后，你好好出息，娘能跟你吃上高粱大饼子就知足了。”当时，我似懂非懂，不知道“好好出息”和高粱大饼子有什么联系，但有一种感觉很对：我长大了好好养活娘！

我似乎长大了好多，把不舍得吃的一大半饼子藏在衣袋里，拿起墙角的风筝来到院中，抓把黄土试试风向，然后扯起风筝仅跑了十几步远，便高高飞过屋顶，飞过院中那棵香椿芽树。仿佛那一天风筝放得最高，我的心也高高悬在风筝上……

有一天，我正在院子里放风筝，娘把我喊过去，递给我一个篮筐，嘱我在院内采些扫帚菜，好给我蒸点菜饼子吃。扫帚菜放些苞米面做成菜饼子可是顶好吃的了，我急忙把风筝绳拴在香椿芽树上，三下五除二筐就满了。突然，我的肚子一阵巨痛，立马蹲在地上，双手掐紧，忍着别叫出声来。可疼痛如绞，一阵烈似一阵，我支撑不住，在地上直打滚。娘急忙赶过来，用她本来就很羸弱的身体把我拖到炕上。这时，我终于克制不住，放声大哭。而娘，又有什么办法，无药，无钱，只有哀声叹气。以前

有次我扁桃体发炎，眼瞅着要一口气背过去，娘是用一根筷子捅破后我才活了下来。可这次又是什么病呢？一头的汗珠子，浑身在抽搐，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也不知是哪位神灵相告，让我匍匐在育地瓜苗子的砖头上，狠狠地顶住腹部。又不知过了多久，竟然不痛了。我没有向娘说起，娘也没有高兴，只是坐在灶前，泪珠子一串一串地流下来。

我打眼看到锅中箅子上的扫帚菜，竟没有一丁点儿苞米面，心中顿然明白了：仅剩的两把放了好长时间的苞米面让我偷吃了。

我匆匆跑出门，那风筝也不知什么时候被吹断。我发疯似地撵了出去，不知寻觅了多远也没见到它的踪影。只是在我哭丧着脸回家时，娘已蒸好了扫帚菜饼子。后来我才知道，苞米面是从邻居家借来的。

我又一次长大了，不再牵念那只风筝，很认真很恳切地跟娘说：“我也下地干活，帮着娘！”

说也神奇，苦苣菜、地瓜干喂养的我，不满十岁就能趔趄巴巴挑一担水；同龄的孩子俩人抬一土篮子地瓜，我竟能一手提溜一个，直让大人们叹不绝口。那时我就会读娘的表情，她那久不肯收敛的笑意，便是我的一个满分！

一次在田野里晒地瓜干，我舅舅路过这里看看我，临行塞给我三毛钱让我买糖吃，塞给我一支钢笔让我好好写字。这可是大礼物，当时我乐得连蹦带跳。可没过几天，钢笔在一次捉迷藏中丢失了，惟有三毛钱还紧紧攥着，每在集市上看到一毛钱一块的大芝麻糖，馋得口水老长，就是不舍得花。可当我见到一位同学在卖风筝时，不由得兴奋异常，上前问多少钱一只？同学说不要钱了，拿去先放着，放够了再给我拿回来。

我似乎带着更多的幻想和欢乐把风筝徐徐送上蓝天，直至在

## 感谢从前

一次同娘到姨家串门途中，我一路沿着土丘丘、草坡坡牵着的风筝挂在了高大的槐树上，从此便与风筝做了永久的告别。

……几十年过去了，浑河岸边年复一年地多起了风筝，并不仅仅只在三月里放飞。这种放飞的情景有大人的陪伴，有绿水的倒影，有笑声和喝彩的烘托，有白鸽和水鸟的盘旋，是一幅现代的风俗画？是一片乡村的都市情？

无论如何，每有风筝飘入眼帘，我都要想：我欠同学的那只风筝，娘欠邻居家的那把苞米面，风筝牵连着我的那段苦乐童年

……

1998 年 8 月 11 日

# 我的童年

在青山绿水的环绕下，座座瓦房青舍，片片芳田绿带，农民的歌声笑语充溢山水林间，我想当年那些一块嬉戏玩耍的伙伴，一定也在这歌声笑语之间吧！

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

那时的农村，住的都是低矮的草房。草房四周，围满了高高低低的大山，山上枯木乱草，歧路野径，不时传来獐狍野鹿的长鸣，至于野鸡、野兔、长蛇之类，更不鲜见，随你走在哪条山路，都会让人猝不及防，胆战心惊。

我虽是个小孩，却长了一个山里孩子特有的大胆子，时常与几个伙伴在门前的小溪中捉小鱼，还把小鱼放进叠好的纸船里，漂漂悠悠顺水而下，说送给山外的姑姑吃。更有趣的是到了秋天，我们几个扛着篮子到山里采葡萄、山里红、软枣子。那时我特别能上树，猴儿似的三下五下就攀上树顶，那些野果一嘟噜一嘟噜地挂在我的周围，其兴奋的心情把什么都忘了，只听见伙伴们抱怨我，果儿都让我贪了。越说我贪，我越是气他们，谁让他们无能不会上树呢？直到把他们气得到别处去了。这下我慌了，

## 感谢从前

剩我一个人多怕，急急忙忙往下看，一不小心失了手，没能抓稳树枝，身子一跌，一时魂儿都没了，幸好树上缠满了葡萄藤，这才幸免一场灾难，从此再也不敢做对不起伙伴的事了。

几十年过去了，家乡的面貌发生了巨变，再也看不到那种荒凉寒酸的景象了。在青山绿水的环绕下，座座瓦房青舍，片片芳田绿带，农民的歌声笑语充溢山水林间，我想，当年那些一块嬉戏玩耍的伙伴，是否也在这歌声笑语之间呢……

1991年秋

# 听妈妈说春天

我的作业本从此有了一个新的开始，一行一行，工工整整，就像属于妈妈的田野，就像属于妈妈的春天

.....

1

早就听妈妈说过：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可今年的春天仿佛来得更早了。妈妈又是运肥，又是选种，忙得风儿相似。她说人勤春也早，你看这路边杨、河边柳，不是绿绒绒、飘悠悠的了吗？你听那山中的布谷鸟儿，不是一声紧似一声了吗？

2

我知道春天是个播种的季节，没有春天哪有秋天，没有播种哪来收获呢？

对于播种，妈妈似乎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去年那一回，我一觉醒来，太阳才刚刚冒山呢，妈妈就不见了。我急匆匆跑到田里，呀，只见妈妈两手泥巴、一脸汗

## 感谢从前

水，在育粳苗呢。我冷地打了个寒颤，妈妈将脱下的一件外衣披给我，说：“抢一天春，收一成粮，你学习也是一样，只要你起得早一点，保准就走得远一些。

啊，这话我是永远不会忘掉了，每当看到妈妈在门前的阳光下用簸箕精心滚选粮种的情景，我就想了起来；每当看到尼龙布下齐刷刷的小苗迎风摆动的时候，我就想了起来……

### 3

妈妈是喜欢山崖上的映山红的。可映山红一团一团开的时候，一团一团谢的时候，她却只字不提，甚至连看都不看一眼。她说映山红是开在心里的，比山崖上的还要红、还要艳。我不懂地看着妈妈，突然觉得妈妈瘦了许多，黑了许多，加上被风吹零乱了的头发，更显得疲惫有加，我心里一阵酸痛。

妈妈接过我，我紧紧伏在妈妈的胸前，听着妈妈怦怦的心跳，啊，好动听的心跳，只有我才能听得懂。

### 4

这是昨天晚上，妈妈翻开我的作业本，看着草率的字体和老师的批语，脸上的微笑消失了。但并没批评我，只是说起了春天的事，春天的种、苗，春天的肥、水，春天的铲、耥……你若胡弄春天一时，它就胡弄你一年，你若把饱满的种子和滚热的汗水同时播下，才有一个金灿灿的秋天。你不是见过国徽上的麦穗吗？麦穗象征着什么你懂吗？

### 5

我像看到了南泥湾的镢头，是怎样开垦出一片春色；我像听到了杨靖宇的最后一声枪响，那草根和树皮是如何养育了革命；

## 听妈妈说春天

我像吃到了雷锋那不舍得吃的月饼，是那么香、那么甜、那么有真情……

6

我再一次搂过妈妈，让妈妈听听我的心跳，妈妈会听懂吗？您看，我的作业本从此有了一个新的开始，一行一行，工工整整，就像属于妈妈的田野，就像属于妈妈的春天……

1993年3月20日